



第一 油

著 民 志 張

行 印 版 出 人 工



新大眾文藝叢書

第一集

張壽民著

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書號〕9029〔頁數〕116頁〔定價〕460元〔冊數〕1—5000冊〔架〕10000

一九五〇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重改本第一版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

• 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 •

目 錄

喜日·····	一
一簞油·····	二〇
『大學生』·····	三六
一兩米·····	五一
挖井·····	五九
我也有責任·····	六九
再等等·····	九七

喜 日

十月一日這天，二連的戰士們各個都歡喜得像孩子們過大年一樣，天還不亮，人們就都爬起來，穿上那嶄新的綠軍裝，準備着升旗典禮，三三兩兩的互相打量互相修飾着每一道沒有記好的鈕扣和每一頂沒有戴正的帽子，連那些向來就有名的拉場戰士，今天也似乎特別加了點功夫，等到太陽剛剛一出來，年輕的戰士們就在大門口飄着五星國旗的綵牌下放起鞭炮，院子裏扭秧歌的鑼鼓聲，簡直把窗上的玻璃都要震碎了，今天這個日子可真有點不平常，你去聽吧！到處是歌聲，到處是歡笑，你看

吧！每個人的臉都像朵盛開的花。連每個人走路的地步都似乎加重了起來，簡直不是走，而是跳。

五十一歲的老炊事班長劉金生，精心地把早晨吃過飯的鍋碗洗淨，有秩序的放在櫥架上，就急忙跑回自己的房子裏，摘下牆上的掛包，取出一把剃頭刀來，一面端詳着這把刀子，一面用手摸着那滿下巴的殘白鬍子，想把它刮掉又似乎還有點心疼，猶豫了一會，就像是一個指揮員下了最後的戰鬥決心一樣，自言自語地說了一聲：「刮！」就開始動起手來。

這把刀子，跟他整整十個年頭了，他每每一拿起這把刀子來，就總會向別人這樣的誇耀說：「這才是真正北京老王麻子牌的剃頭刀，你們上眼，看！這是什麼鋼口，這把刀子在我手裏整整十個年頭啦，丟了老命也不能丟它，除了老婆就數它親。」今天因為屋子裏只是他一個人，所以沒有和別人誇，就在腿面上來回的蕩了幾下，又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隨手取出一塊小鏡靠在窗台上，把手巾沾濕，在那滿臉鬍子的下巴上抹了一層雪白的肥皂沫，然後拿過刀子，穩穩當當的一下一下的刮起來，眼看着那個

滿臉鬍子的下巴，不一會就變得像塊青柿子了。

正在這個時候，連部的通訊員小四，低着個腦袋，一脚就闖進屋來，抬頭一看，老劉正在梳裝打扮，小四就像是看見什麼稀罕事一樣，二話沒說，拉着長聲的「唉喲！」了一聲，扭身就往外跑。

老劉一看這事怪不好意思，又怕小四這孩子出去大驚小怪的亂說一通，就急忙把刀子合上，一邊追一邊招手喊：「小四，回來！有什麼事說呀？刮鬍子你還沒看見過？有什麼稀罕！」

「你打扮完了再說吧！」

「別開玩笑就攔了公事，來吧，早完啦！」

小四一邊答應一邊就往回走，並且頑皮的跟老劉說：「我怕就攔了你打扮，別怪我！」說完又反過來問：「老劉今天這麼下功夫，眼裏是有誰啦？」

「有誰？有鍋台，我這麼大年紀啦還有誰，今天是個喜日，我高興！」

「是呀，新中國誕生的大喜日子，老頭子要娶上個好老伴，那不是雙喜臨門

嗎？」

「算啦！別開我的玩笑啦，告訴你吧，你們年輕人經過的少，不用說啦，就是我這入土半截的老頭子，這麼大的喜日也是大姑娘坐轎頭一遭呀！你想想爲啥我不高興，我還想着登上台唱兩口哩！別瞧我老，扮個青衣花旦的還亞賽那個十七八的一樣。」

「那咱們明天開晚會你就得來一齣呀？」

「是要來一齣，你就等着瞧好戲吧！」

本來小四是有公事來的，可是這麼一扯，他把要說的事也忘下啦，又聽到院子裏有人來叫他，他才忽然想起來說：「老劉，我來是請你去連部開會的，走，快去吧！人家都在那等着你哩！」兩個人拉拉扯扯的到了連部。

二

指導員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紅紅的臉上浮着兩道濃眉，本來長得就挺精幹，又加上今天穿的是深綠色的新軍裝，看來就像是更年輕、更精幹了一些，他是座談會

的主席，他今天說話的聲音被他興奮跳蕩的心情激動得有些顫抖，聽來好像是氣短似的，他說：『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比我們過新年，比我們打勝仗，比任何事情都應該高興，咱們革命多年流血流汗爲的是什麼呢？就爲的是奪取政權，爲了革命的勝利，爲了建立新中國。』說到這裏，他緊緊的握着拳頭，跳起來大聲的說：『今天革命勝利了，新中國誕生了！』大家激動的約而同的鼓起了一陣激烈的掌聲，接着他又坐下來說：『今天我們除了高興以外，大家心裏都有很多的感想，現在咱們開個座談會，到會的有功臣、有幹部、有戰士、有炊事員，歡聚一堂來說說心裏的話。』

先發言的是大功功臣謝福全，這個人的樣子是粗、黑、楞、胖，鐵匠出身，胳膊伸出來賽過小樑條子，他一開口就像那唱黑頭的，開了腔，滿屋人都覺着震耳聾，他說的是滿口的山東調：『俺在家當鐵匠，蔣介石的隊伍要拆俺家房子蓋砲樓，俺爹捨不得那家產，就躺在屋子裏活活的被砸死了；這口氣我作兒的可不能不出呀！左思右想，要不報這份仇俺就不算漢子，不够種。前年解放軍一到俺那，俺就報名參加了咱解放軍，非要報這個仇不行。打仗俺不怕死，俺知道殺不了他龜孫的，他就要殺俺。』

當兵這麼幾年，俺帶過八次彩，立過一個大功，這不算啥！這是應當的，就是爲打倒那龜孫蔣介石。這回說北京開會，新中國成立了，俺高興的不知怎麼好呀！可是俺也不能光高興，聽指導員上課說啦，敵人還沒有完全消滅淨，俺們還不能歇工。什麼時候有敵人，什麼時候就要跟他幹。別的俺也不懂，俺就記住了毛主席那句話：「把革命進行到底！」別的俺啥也沒有。」

接續的有人發言：

「我是喜字在心裏說不出來，我保證堅決執行命令！」

「我以前學習不好，今後軍隊正規化，還要近代化，不學習算不行，我要好好學習！」

「以前我思想上有毛病，總爲個人利益的事鬧情緒，影響工作，今後要決心克服，今天新中國誕生了，什麼利益也沒這個大呀！」

老炊事班長劉金生一要說話，大家的眼睛都向他集攏了，誰也是先看到他那刮得光光的嘴巴，旁邊就有人小聲的叨叨：「老劉年輕了！」「老俏皮！」

真的是年輕了。在解放軍的連隊裏，五十多歲的炊事員是挺少見的，可是老劉的情形却有點不同；他是去年平綏戰役解放過來的，本來當時就給他路費，叫他回家，可是他死也不回，連裏不敢留他。他親自跑去向團長請求說：『我並不老，年輕的人那個敢跟我比？你們說是行軍挑擔子、做菜、做飯，我樣樣都拿手。團長你放心吧，啥活兒也拉不下我。咱這解放軍實在強，我死也不走。』他還怕團長不留他，就又说：『做飯不行我還會喂馬，剃頭也可以，反正得留下我。以前是給人家幹，現在我要給自家幹，我一點也不服老。他們沒有把我治死，以後活着都是賺頭，我老不了啦！』

團長聽了他的話以後，知道這個老頭挺有覺悟，又見他滿臉紅光，的確也是老當益壯，就跟二連連長說：『留下他吧，這個老頭挺好。』從那以後，經過了三個多月，他就當了炊事班長。他那股老精神氣真是沒人敢比，每天工作一天數他睡的晚，第二天還數他起的早。打太原的時候給隊伍送飯，挑着擔子爬山，一邊走一邊唱小調。他又挺好說個打趣的話，那兒有了他那兒就不悶的慌，連裏誰都喜歡他，誰都知

道老炊事班長是「老小孩」。

老劉摸着那刮了鬍子的嘴巴說：「我不說別的，我就說說我怎麼當的兵吧：我們家那地方，也是窮人多富人少，咱家就是片瓦沒有。民國三十六年，我給我們莊上財主王二仙攬長工。王二仙這個畜牲，外號叫「老騷狐」，他眼裏要有了誰家的姑娘、媳婦，那就勤着倒霉吧。我那個媳婦雖說是小四十的人啦，可是長的挺少性，這個老騷狐就一天沒黑夜沒白天的往我家跑，氣的我那個老伴；上吊、尋死，把臉都攆了。她叫我給她打個主意，你們想想，咱一個窮受苦人有什麼主意呀？我就勸她忍着點吧！只要有口氣在，就得算個活人，可是我那個老伴就不是那窩囊人；這個氣，她是死也受不下去的，一天黑夜她提了一個包袱就走了，我問她到哪兒去呀，她只告訴我，說上張家口，以後就再也沒有打聽到音信。……」說到這兒老劉喘一口氣說：「女人走了咱自己不能不活着呀，誰想世界上還有這麼無理的事呢？老騷狐算了賬把我趕出來，還逼着跟我要人，交不出人來就要我的老命。」

老劉的眼圈紅了，從來也沒有見他這麼難受過，他說：「這是個什麼世界呀！誰

不知道那媳婦是我的！我這口冤氣沒法出，又爲了這條命，一天就跑出來，想到張家口去找我的老伴，就是死，我也跟她死到一塊。張家口那大地方兒，我怎麼能找到呢？老伴沒找到，碰上那國民黨的軍隊抓我當了兵，這會，我那老伴也許早死了！」

說完這一段話，老劉又想到這是個喜日，苦事留着以後再說吧，就又高興的想到今天，他又摸着他那刮得光光的下巴說：『今天是新中國的生日，我老頭子高興極了！我找不見老伴不算個啥，只要革命勝利了，把王驪狐這一幫子人們打倒，你們年輕的人就再也碰不上這樣的事了！』

老劉的老婆找不見了，大夥以前都知道，可是誰也不知道這麼詳細。聽了老劉這麼一些話，人人心裏當然都會生起一種對於舊社會憤恨的怒火，和替老劉的悲痛。但在這個喜日裏，大家因爲知道勝利的日子已經來了，所以就都打趣的跟老劉說：『老劉，等着吧，早晚能等上。』

『你不早點說，早說我給你登報找找！』

指導員也問：『你在這兒工作向家打過信嗎？』

老劉說：「以前沒解放那敢打信？上個月才打回一封信給親戚們，告訴他們我還沒死，我在這兒工作，我參加了解放軍。」

指導員說：「也說不定已經回去等着你呢！」

說到這兒，指導員給這個會作了一個簡單的結論說：「今天的座談會上，大家都說出了自己心裏的話。大家都是一個意見：新中國誕生了，我們要更好的工作，把革命進行到底！」說完，就散會了。

三

天黑了的時候，各班都在開小型的茶話會。連部跟伙房在一起，在會上一面吃面說笑，一面玩撲克。指導員跟老劉是打對家，老劉有點不太會玩這個玩藝，一邊出牌一邊問別人，並且嘴裏還不斷的叨叨：「要是推個小牌九，你們誰也不行，要這洋玩藝我老頭算抓啦！」

正在這個當兒，小四從辦公室裏跑來喊：「指導員！電話找！」

指導員有點懶得放下牌似的問：『是什麼地方找呀？』

『東車站，三連連長！』

指導員放下撲克，走到辦公室裏，接過耳機子，叫了一聲：『喂！』就聽到裏面問：『你們連裏有個叫劉金生的嗎？』

『有啊！』

『有一個女人拿着一封信打聽××部二連，說是找她丈夫，她不認識地方，你們快來人……』

指導員一聽，高興的心裏直跳；也沒問從哪兒來的，也沒管那邊的話說完沒說完，就把機子掛上了；急忙跑到伙房去告訴老劉，老劉這會正在『黑桃！方塊！』的叫喊哩！指導員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快放下吧！你老伴可真的來啦！』

大夥一聽這話就都把牌放下了，只是老劉沒放，並且還十分不相信的說：『玩吧！還玩吧，指導員是開我的玩笑哩！』

『是真的來啦！打電話來說在東車站，叫馬上去接哩！』

老劉擺着手還是不相信的說：「不會，不會！這是沒影兒的事。」

指導員很鄭重的說：「老劉，我多會跟你開過玩笑呢？」回頭又跟小四說：「天黑了，你跟老劉一塊去吧，擠上槍！」

小四一蹦一跳的回去擠槍了。老劉一想，指導員不會騙他，可是心裏總想着不會是真的，也許是車站上弄錯了，但又不得不去。這時，炊事班裏的人，有好幾個也要去，他們一起去了五六個。一邊走一邊嚷着：「接新媳婦去呀！」

「接喜去呀！」

通訊員小四，還打了一個新糊的準備明天遊行的紅五角星燈籠，走出大門口，老劉還是猶豫的向指導員問了一句：「也許是車站上弄錯了吧！」

指導員雖說很起急，但又帶着幾分玩笑的說：「什麼錯了，一個老婆那有弄錯的道理，明明是拿着信來找你的嗎！」

別人都催老劉：「快走吧，不會錯！」

有的人玩笑的說：「錯了是我的！」

老劉的心裏已經相信是不會錯的了，只是在想着，她怎麼來的呢？這會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啦。這一路別人跟他開玩笑，他也很少說話，心裏是喜是憂有點說不出來。

到了三連連部門口，大夥都把老劉推到前面去，可是他一勁的向後縮。結果還是小四打着燈籠先進去的；他沒進屋，只是從門縫裏瞧見一個中年婦女在板櫈上坐着哩！就急忙回轉來叫老劉他們說：『來吧！情況一點也不錯，我已經偵察好啦！』

人們進屋以後，三連連長問那個女人說：『看吧！那個是你們家的人呀？』這個女人一抬眼就先看見了老劉，老劉也往前湊了兩步，像是要問問：『你怎麼來的呀？』這一類的話，可是並沒有開口。

小四俏皮的說：『老夫老妻的啦還害羞哩！』屋子裏的人都哄笑起來了。